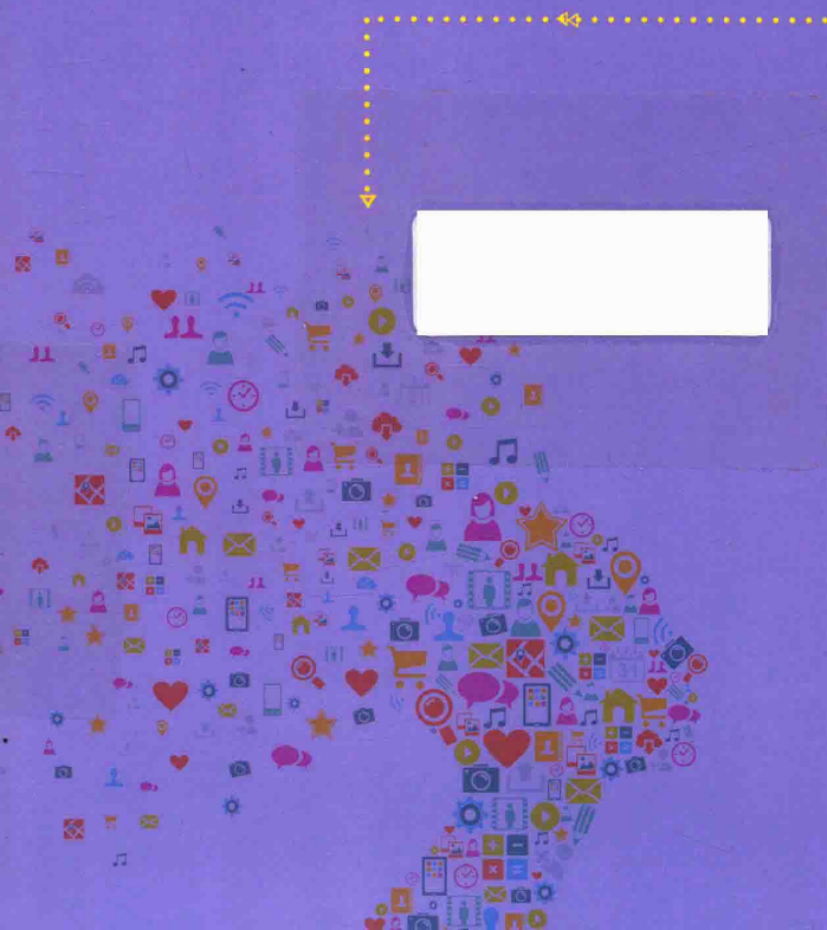


Meijiesuyangjiaoyu
De Shehuiguancha
Yu Xuexiaojiangou



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观察 与学校建构

潘建荣 高芬华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观察 与学校建构

潘建荣 高芬华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观察与学校建构 / 潘建荣, 高芬华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44-8015-4

I. ①媒... II. ①潘...②高... III. ①高中生—传播媒介—素质教育—研究 IV. ①G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9501号



责任编辑 戴燕玲 邹楠
封面设计 毛结平

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观察与学校建构
潘建荣 高芬华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015-4/G·6627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序 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传媒行业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也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按照发展传播学的观点来看,媒介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向大众提供各类经济信息等公众资源,而且可以帮助消除贫富差距,消除公众的“知识沟”问题,可以建造信息时代公众以媒介为核心的社区形态。另外,它还可以解决诸如儿童教育、妇女问题、文化产品生产等诸多广泛的社会学课题。提高学生的传媒素养,培养其对媒介的正确判断和理解能力,应成为学术界和教育界关注的焦点。

2014年5月,我受邀观摩了华东师范大学松江实验高级中学开设的一堂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课,课题为“钓鱼岛真相”,给了我很大启发。该课以2014年3月分别在美国、中国上映,由好莱坞著名导演里比执导的纪录片《钓鱼岛真相》为教学材料,通过历史、政治学科教师跨学科合作,探索利用媒体热点实施教学以提高高中生媒介信息搜索、分析和批判能力的途径和方法。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不是就一节课谈一节课,而是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致力于高中生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系列思考:他们从2012年就启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探索,逐步形成“微讲座、短课程、长作业”的课程体系,在全市率先建设媒介素养教育创新实验室,覆盖新媒体教学、媒体发布和微电影创作等领域,该实验室还被誉为“填补高中创新实验室空白”;此外,还锤炼了三十多位媒介素养教育的兼职教师,申请了上海市教委信息化课题“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等,让很多专家赞叹不已。

今天呈现给我们的这本书是潘校长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智慧选择,也是他和他的团队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探索的缩影和结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提升高中生认识媒介信息的价值和力量,判断其适当性,合乎法律和伦理性,而且在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熟悉寻求信息的方法,并具备评估、解释、判别、



选择、组织及总和信息的能力,从而科学地利用媒介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说心里话,我很赞赏潘校长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但同时也为这种探索所面临的极大的不确定性怀有些许忧虑。其一,作为一所创校不久的普通高中,内部潜力和外部资源能否支持项目的深入开展?其二,学校品牌建设尚未完成,在很多利益相关方看来这样做是否有“舍本逐末”之嫌?换言之,该项目的实施能否给学校带来更多发展的“红利”?其三,即便如学校规划的那样,希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以顺应当今高中改革的方向——多样化、特色化发展,但是从项目特色到学校特色再到特色学校,需要学校在课程统整、文化重建、流程再造等方面进行系统思考并付诸实践,考虑到媒介素养教育目前在基础教育领域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实在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正因为对他们的这种探索怀有种种担心,所以拿到本书稿的那一刻,我着实心头一热。此书并不是简单地呈现作者依托自己所在的普通高中所开展的媒介素养教育探索,而是首先站在更为宏大的层面上,对媒介素养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型社会建设和“中国梦”的传播等政治、社会领域中的价值、地位、功能以及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从而为普通高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确立了理论依据、观察视角和行动指南。同时,这部由高中教育一线管理者撰写的著作显然没有放弃他们自身的优势,而是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带动丰富的教育实践,在扎实的实践中不断提升研究的水平。我欣喜地看到,在这部著作里作者以课程的视野对媒介素养教育如何在高中阶段有效落实进行了系统思考和精心安排,无论是“引导”与“满足”相得益彰的课程供给策略,还是“独立”和“渗透”并行不悖的课程实施思路,抑或是进阶课程的框架设计以及强调“多维互动、自主参与”的课程学习体验,都可以观察到他们对课程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另外,我也注意到近年来这所以“做有机的教育,让学校教育生发出伦理的光辉”为办学价值目标的高中办学业绩斐然,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很显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非但没有影响学校的办学质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学校的教育品位,它很好地诠释了校长潘建荣先生一直在学校内倡导的“品质为舟、情怀为楫”这一办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可以说,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做的这些探索为媒介素养教育在基础教育尤其是难度最大的高中教育中的推广提供了一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成功范例!



在我看来,本书的首要价值在于作者持有的学术立场背后所宣示的家国情怀。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西方资本控制的各类媒体严严实实地掌控并主导了当今的世界舆论,他们凭借这些媒体工具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娴熟的传播技巧大肆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对我们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指责、污蔑,以维护世界秩序的名义对我国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发展战略进行污名化宣传。因此,作者以一位基础教育工作者特有的政治敏感,从维护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学校教育不能缺席”的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当我们很多校长还在为高考升学率纠结的时候,当我们还有很多学校在为内容丰富的“核心素养”怎么落地揪心的时候,作者的这种学术思考所彰显的育人情怀多么的难能可贵!例如在本书第四章,作者就专门讨论了“中国梦”的媒介传播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梦”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首要议题,实现“中国梦”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作者在提出媒介传播提升了“中国梦”的熟识度、辨识度和亲和度的观点后,又用“布道者”“主持人”“展商”三个形象的比喻,对新媒体在“中国梦”的媒介传播中承担的角色进行了分析。这些解析体现了作者熟稔媒介传播尤其是新媒体传播在重大政策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方式。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详述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经历的四大范式转换后,根据我国基础教育学校的实际明确提出了三个“必须”,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引领意义。这三个“必须”即:必须把媒体事件从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素材”的价值定位提升到课程逻辑的价值定位,努力发展学生的媒介甄别批判能力;必须把媒介创制从增强自我表达技能的功能定位提升到获得媒介自主权的功能定位,帮助学生重新定义互联网时代的受众角色;必须把媒介素养教育从作为学校教育“补丁”的项目定位提升到学校教育“主干”的课程定位,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上媒介素养的底色。很显然,这些观点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学术讨论,代表了我国基础教育学校校长应有的家国情怀!

本书另外一重价值在于关注并发现了学生真实的生活状态中所蕴藏的教育机会,并将这种“发现”上升到教育创新层面。

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出,最早始于传统精英对电影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巨大影响的忧虑,他们基于“堕落的媒介与无助的受众”的基本假设,强调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种教育也被界



定为“免疫范式”。与这种理论提出的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青少年所面对的媒介环境更加多元、复杂,各类媒介尤其是新媒体的黏性更强。一款“王者荣耀”让多少青少年大呼过瘾,一个“AB”网站又让多少青少年如痴如醉,而各色视频直播 APP 又让多少青少年茶饭不思!比之沉湎网络带来的网络成瘾,更有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断被曝光。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的那样,“在一个政治利益多元的社会里,人们除了睡觉之外,被周围的手机、上网本、电视、微博的娱乐和丑闻塞满了每一秒醒来的时间”。^①不可否认,今天的青少年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因此,对大多数学校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采用“免疫范式”就不难理解了。

与一般认知不同,本书作者从约翰逊“视五彩斑斓的生活为学校教育的唯一主题”这一观点出发,强调学校教育不能回避学生所面对的媒介环境,更不能简单以“严防死守”的态度来阻止学生接触各类媒介,而是应当从媒介使用、媒介批判、媒介创制三个层面着力构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崭新面貌。这种思考和实践顺应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潮流,也符合我们当下的学生生活实际和成长需求,更体现了教育转型背景下作为学校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和使命担当!我欣喜地看到,经过五年多的艰苦探索,作者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在一所高中学校里初步建构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框架,顺利研发了三十多门媒介素养教育特色课程,还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微讲座、短课程、长作业”的课程实施经验。在高利害性考试频密的高中,进行这项改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我为作者所持有的办学理想、改革精神、创新思路深深感动,也欣然接受邀约为此书作序。

在行将交稿的时候,我又听说潘建荣校长和他的团队正在积极研发“上海高中生媒介素养发展指数”,并规划建立这一指数的年度发布机制,我真的非常高兴,也很是敬佩!衷心祝愿他们的探索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① 李希光.谁蒙上了你的眼睛——人人必备的媒介素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7.

第一章 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媒介素养教育	1
第一节 谣言、恶搞、戾气及其背后	2
第二节 假如又来一个秦火火之流	10
第三节 一次新的追赶	20
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中的媒介素养教育	31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媒介责任与挑战	32
第二节 公众媒介素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41
第三节 媒介素养教育如何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7
第三章 创新型社会视域中的媒介素养教育	51
第一节 创新型社会建设中的媒介素养因素	52
第二节 媒介素养教育:创新型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59
第三节 媒介素养教育与青少年创新实践	67
第四章 “中国梦”视域中的媒介素养教育	75
第一节 “中国梦”的媒介传播	75
第二节 媒介素养教育筑牢“中国梦”的舆论基础	83
第三节 AISAS 行为模型与“中国梦”的传播	93



第五章 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变化	98
第一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定位	99
第二节 并行不悖:独立与渗透	110
第三节 课程研发与实施	120
第六章 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与教学	131
第一节 进阶课程的框架设计	131
第二节 多维互动、自主参与的教学	140
第三节 非正式学习的魅力	149
第七章 媒介素养教育的学校案例	160
第一节 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概述	160
第二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策略	168
第三节 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经验与反思	187
参考文献	192
后记	195

第一章 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媒介素养教育

现在的毕业季日益夺人眼球。真的要感谢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如果没有今天如此发达的网络，我们恐怕很难接触到那些海量的、精彩纷呈的、立体化呈现的各类毕业盛典。

在这些创意不同的盛典中，有一样程序性安排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校长寄语。在检索 2014 年各知名大学校长的毕业寄语时，我突然注意到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题为《不流俗不盲从，不负此生》的讲话，很有意思。在简单提出“俭朴、高尚、谦卑地生活”这些希望后，他话锋一转，由钱穆先生倡导的“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这一箴言入手，强调“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虚怀若谷，以远大眼光，包容态度，带领我们的时代。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分，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埋没良知。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认识时代，引领潮流，不流俗、不盲从，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①

沈祖尧教授发出这样的呼吁，是与他所认知的这个“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的。在讲话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这是一个资讯爆炸、是非难辨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时代。恰如沈教授所言，事情往往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是非黑白需要仔细分析，深入了解。但是，“面对一群注意力不持久、不会同人交往、被宠坏了的‘对屏幕上瘾的年轻人’”，这样的“仔细分析，深入了解”又谈何容易！

^① 沈祖尧.不流俗不盲从，不负此生[N].人民日报，2014-7-15.



第一节 谣言、恶搞、戾气及其背后

沈祖尧教授的讲话朴实无华,道出了很多有良知、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内心深深的忧虑,那就是,今天的青年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呈泛滥之势的信息轰炸下,已经很难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了。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充斥在网络中的各类病毒式传播的谣言,在谣言蛊惑下的各类发泄性娱乐式恶搞,以及如今戾气十足的社会生态直接体现了这一点。

一、谣言、恶搞、戾气本质上都是一种病态

“谣言”,《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恶搞”就是“恶意搞笑”,“恶搞”与“搞笑”的区别在于,当“搞”的对象不乐意被丑化或不被传统道德接受的时候,“搞笑”才演变为“恶搞”。关于“戾气”,《现代汉语词典》没有相关词条,在“戾”字的解释中,它给出“乖张”之义,也即“怪癖,不讲道理”。当把“戾气”理解为“暴戾之气”时,则表达一种残忍、凡事要做得狠、偏向走极端的一种心理或风气。

谣言、恶搞、戾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先说区别。谣言是“无中生有”,而且还要包装得“煞有其事”,否则它就没有蛊惑性,所谓“谣(妖)言惑众”,道理就在这里。恶搞与谣言不同,它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只是传播人基于某种意图对有关事实和个人(群体)进行恶意的扭曲、丑化,进而实现极端娱乐化和传播泛化的效果。戾气则是主体在针对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时采取的一种报复性姿态,它驱使主体不计后果地实现个体主张,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轰动、示范效应。由此看来,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依据的事实基础不同。谣言是空穴来风,毫无事实根据,恶搞和戾气则都有部分或全部事实根据。第二,目的和后果不同。编造谣言的目的是混淆视听,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进而破坏社会的稳定。恶搞的目的除了娱乐大众这个主要指向之外也有反潮流、自我标榜的某种宣示,它除了会导致部分法律纠纷之外,不具有强烈的社会危害性。戾气主要是为了发泄个体的怨气,但由于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手段,在伤害他人的同时常常给主体自身



带来莫大的伤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这种戾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时候,就会给社会的和谐、进步造成严重的后果。第三,采取的手段不同。谣言的传播主要采取隐真示假的手段,凭借信息不对称来达成造谣、传谣的目的;恶搞主要采用黑色幽默的手段,通过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办法在制造网络热点的同时规避法律风险;戾气主要采取制造轰动效应的手段,通过挑战法律权威、政府威权和人类良知来实现个体或特定群体的主张。^①

再说联系。谣言、恶搞、戾气虽然有上述种种区别,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天然的联系。首先,它们宣泄的都是一种负面的社会性情绪。社会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这种矛盾则尤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公民恰当的社会情绪能力对维护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频繁使用的“正能量”一词,指的就是这种能力。有学者认为,社会情绪能力指人与社会、与别人在一起工作的互动和相互理解、合作的能力,包括自我感知、自我驾驭、社会感知、处理人际关系和做出正确决策等五种能力。^② 必须认识到,情绪智力对人的一生发展和成功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很重要的就是社会认知,而不仅仅是认识自然和世界”,“社会情绪能力是一个人能不能有道德的基础,它决定着人是否能健康生存、融入社会、合作利他等”。^③ 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缺乏纾解矛盾的因子,比如比较发达的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动员、引导机制等,由此,公民的社会情绪能力长期以来处于不受管控的局面。谣言、恶搞、戾气都是负面社会情绪的不同形式的表达,它们播下的是猜疑仇恨的种子,挑战的是公序良知,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其次,它们的背后都有媒介的影子。必须注意到,在相对封闭落后的传统社会形态中,谣言的传播能力和范围极其有限,其影响力也容易被掌控。恶搞则更是局限于熟人社会结构中,至多表现为一种“恶作剧”,它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而戾气的影响范围可能只局限于类似于农村的家族村落、城市的里弄片区。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员活动范围有限,信息传播手段主要依靠人们之间的口耳

① 潘建荣.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J].基础教育参考,2015(6).

② 计琳.社会情绪能力影响孩子一生——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J].上海教育,2013(4A).

③ 同上.



相传,以及容量极小、时效性差的纸质媒介。进入信息社会以后,技术支持下的新型传播手段越来越丰富,传播效能也完全出乎常人的想象。如同硬币的两面,信息工具在极大地改善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的同时,也为负面的社会情绪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不难观察到,每一条谣言的快速传播、每一则恶搞新闻的火爆、每一次恶性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场中扭曲的评论,几乎都借助了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介的力量。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一出现重大事件,在一些网管部门的联动下,微博等社会媒体被资本集团的‘五毛’牢牢把玩在手中,成为他们制造议题和传播谣言的最迅猛的舆论工具。”^①再次,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放大了自身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孤立地去观察,这三者虽然都有一定的破坏力和危害性,但是这种破坏力和危害性还不至于不受管控地发展。问题是,它们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谣言为恶搞提供了“素材”和“对象”,恶搞累积的社会情绪又会转换成弥漫在社会成员中的暴戾之气,并最终通过某个极端事件爆发出来,而新一轮谣言、恶搞又会借这一极端事件兴风作浪,从而使整个社会舆论在一段时间内丧失它应有的客观立场,换句话说就是正常的社会舆论被这种病态的社会情绪给绑架了!我们注意到,在一些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之所以频频发生失控的状况,常常肇始于一句“警察打(抓)人了”之类的谣言。而就是这样的谣言,它能轻而易举地引爆公众的情绪,最终使一般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谣言、恶搞、戾气相互作用危害社会的机理警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它们三者之间的联系,防止负面社会情绪的叠加对社会产生的巨大破坏力,这在各种矛盾十分复杂、人们的情绪普遍焦虑的当今社会尤其重要。

谣言、恶搞、戾气本质上都是一种病态。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面对任何一种谣言,公众都会动员自己的经验和有关工具去判断和查证信息的真伪,而相关机构或者部门也会针对谣言采取因应策略,包括披露真实的信息、让造谣者现身说法等。当事实跑在谣言的前面,谣言就不攻自破。相反,当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之时,就说明面对谣言的蛊惑,社会公众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而此时权威机构的缺位、失语更说明机构的社会治理能力还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进程,通俗地说,就是这个社会“病”了。“非典”疫情暴发初期谣言满天飞的情

^① 李希光.谁蒙上了你的眼睛——人人必备的媒介素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7.



况就是公众公共卫生意识缺乏、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落后的一个例证。同谣言是一种病态一样,恶搞、戾气也是一种病态。恶搞传到国内,原本附着在它身上用于娱乐大众的游戏成分被异化为“赚眼球”“搏出位”的手段,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连基本的道德底线、法律后果都可以置之脑后。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令红十字会蒙羞的郭美美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恶搞背后相关当事人极度扭曲的内心世界和阴暗卑劣的人生哲学。戾气之病则病在当事人的浅薄、鲁莽和狭隘,病在部分公众的群体无意识,病在相关媒介的唯利是图、社会责任感的自我放逐。几乎所有“人肉搜索”,都是以暴露隐私、网络暴力为特征,而对相关事件的价值拷问、系统反思、文化重建则根本无人关心。^①

所有这些病症如果集中到一点上来,在笔者看来那就是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缺失。

二、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呼唤

人格是指一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绪反应的特征,也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征之一。人格的独立是人格中至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个体成熟、成功的关键。独立人格的养成有赖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学校教育的熏陶,也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教化。独立的人格,是思想者的“标配”、行动者的“底色”、成功者的“秘笈”。有了独立的人格,就不会为谣言所蛊惑,不会被恶搞所蒙蔽,更不会让戾气上身。

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追求。人类渴望自由,也因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人们希望自己的行动不受地理障碍的阻断,于是就有了“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故事流传;人们不满足于“把酒问青天”的无奈,于是就有了怀特兄弟一飞冲天的大胆举动,并从此开辟了人类崭新的航空时代;人们不希望男女之间的爱情被宗族势力扼杀,于是就有了“梁祝”这个有着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的凄美爱情故事。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为了实现迁徙的自由,祖先们开疆拓土;为了言论的自由,先哲们聚集在海德公园的一角;为了语言的自由,才演绎了《最后一课》的感人一幕。梁启超先生也曾大声疾呼,“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年轻人的思

^① 潘建荣.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J].基础教育参考,2015(6).



想自由就没有古老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我们看来,比之其他的种种自由,思想的自由至为宝贵,它是其他自由实现的前提,是自由的最高实现形式。

媒介传播视野下的谣言当道、恶搞成风、戾气弥漫如果从浅层次分析似乎是媒介生态甚至媒介道德问题,但如果从深层次着眼,则更是媒介传播者、受众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问题。关于这个话题,胡适先生曾经有过一段阐述,他说:“‘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脑子为脑子,不以别人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胡适在七十多年前的这段讲演至今读来仍然是醍醐灌顶。不是吗?如果有胡适的这“七不”,今天依靠大众媒介传播的绝大多数谣言必定会不攻自破,那些肆意扭曲的恶搞也将应者寥寥,而个别人身上的戾气则更无如瘟疫般在大众身上传播的可能!

面对一段时期以来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尤其是为治理充斥在各种新媒体中的虚假、色情、暴力内容,我国相关组织、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早期短暂的青少年绿色上网行动,到而今的治理网络色情专项行动,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也不可谓不力,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些困扰着我们的谣言、恶搞、戾气就会从此销声匿迹了呢?结论恐怕不会太乐观。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培育广大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发展他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发展青少年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有众多渠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媒介素养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维,就是强调“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脑子为脑子,不以别人眼睛为眼睛”,这是非常重要的高阶思维。美国非常重视借助媒介素养教育来发展青少年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美国媒体素养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罗列的媒体素养教学框架中就提出要解决好“五个关键问题”:是谁创造了这条讯息?传媒使用了什么技巧来吸引我的注意?对于相同的讯息,别人和我的理解会有什么不同?在这条讯息中,包含和隐藏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观点?传媒为什么会发出这条讯息?可以想见,在经历了这样的学习过程之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由此,这些学生的人格发展和精神自由也会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①

① 潘建荣.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正当其时[J].基础教育参考,2015(6).



三、媒介素养研究概述

“媒介”一词包含两方面:一为具体的传递信息的载体与工具,例如报纸、电视等;二为处理传媒有关事宜的机构组织,例如电视台、报社等。可见我们对于媒介的认识不仅需要从具体的载体出发,也要了解媒介机构的运行与媒体发布的机制等。单晓红所著的《媒介素养引论》中详细介绍了大众传媒中的七个组成部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同时此书也介绍了新闻写作的运行机制,包括新闻策划、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到新闻发布。除此,在段京肃等人所著的《媒介素养导论》和刘勇等人所著的《当代媒介素养教程》中,将认识媒介的重心放在了新闻、广告以及娱乐媒体这三种媒体运行机制上,揭示了新闻、广告以及娱乐媒体的本质和制作流程以及三者所追求的受众体验。段京肃等人在所著的《媒介素养导论》中还具体研究了数字化媒体的有关内容,揭示了数字化媒介的进程与带来的变化。

“媒介素养”这一术语由“Media Literacy”这一单词演变过来。学界普遍认为“媒介素养”一词源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是为了反对以电影为主的大众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经过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研究与探索,“媒介素养”一词具有不同范畴的定义。在国外,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协会将媒介素养的内涵定义为:媒介素养为学习媒介如何运作、如何创造意义、媒介企业与产业如何组织、媒介如何建构现实、如何促进理解与快乐的教育,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之中,也包含市民自身媒介文本产制能力的获得。^①在美国亚斯平协会(Aspen institute)于1992年举办的“媒介素养菁英会议”(The ability to access, analyze, evaluate and create media in a variety of forms)上,与会者共同界定媒介素养为“以多种形式去运用、分析、评估、制作媒体的能力”。^②日本东京大学的铃木绿(Suzuki Midori)教授将媒介素养定义为:公民对媒体加以社会性、批判性的分析、评论,并且接触、使用媒体,更以多样的形态创造互动、沟通的能力,而为获得这种能力所付出的努力也可称为媒介素

① 周典芳,陈国明.媒介素养概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26.

② 同上:7.



养。^①关于媒介素养比较有影响力的定义是由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做出的。1992年,该机构对其下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从该定义的表述看,国外比较重视的是媒介批判和媒介创造。从国内来看,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认为媒介素养应该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第二,学习判断媒介讯息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第四,了解如何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②在段京肃等人所著的《媒介素养导论》中认为:“媒介素养是指公众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它包括了三个主要的环节: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地接受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③刘勇等人所著的《当代媒介素养教程》中认为“媒介素养”包括认识、参与、使用大众传媒三个有机部分;^④王帆对于“媒介素养”一词的界定较为严谨,结合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给出了三个核心方面:大众媒介、大众如何建构和消费媒介信息、大众建构和消费媒介信息的目的是什么。^⑤“大众媒介”指的是一个有形的实体,是产生传递信息的工具。“如何”指大众建构和消费媒介信息的过程。“目的”指大众建构和消费媒介信息的效果和意义。而荣建华和张冠文都将“媒介素养”一词分为“媒介”和“素养”分别进行解释。^⑥从上述各书的概念诠释中可以看出,“媒介素养”包含三大部分:第一为对于大众传媒的认识,第二为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受众如何辩证地去看待媒介信息,第三为在认识和鉴别大众媒介的基础上利用媒介。

对于大众传媒的认识前文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必须强调,媒介素养与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关系十分紧密。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对于受众如何更理性地辨别媒体信息,即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每一个媒介或者媒体现象是很重要的。

① 潘玲娟.电视暴力研究:理论与现象之解读[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229.

② 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997(1).

③ 段京肃,杜骏飞等.媒介素养导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10-17.

④ 刘勇,汪海霞.当代媒介素养教程[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1-17.

⑤ 王帆.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19.

⑥ 荣建华.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8-37.张冠文.媒介素养教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08-115.